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四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龍翔

語林卷四

明 何良俊 撰

言語第二上

余讀韓詩外傳得趙倉唐對魏文侯事歎曰夫言何可以已哉排難解結釋疑辯誣喻誠通志協羣情定國是使當時無倉唐之言太子不得立魏國幾殆嗚呼夫言何可以已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正以見言之不可已也

何良俊曰余撰語林頗倣劉義慶世說然世說之詮事也以玄虛標準其選言也以簡遠為宗非此弗録余懼後世典籍漸亡舊聞放失茍或泥此所遺實多故披覽羣籍隨事疏記不得盡如世說其或辭多浮長則稍為删潤云耳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班固漢書曰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祖父以貲徙平陵崇少為郡文學史大司徒傅

喜薦崇擢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草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寛常令講經寛每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耳帝重其言劉寛已見
朱公叔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為督郵為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云郡中瞻望明公如仲尼謂非顔回不敢以逆孔子語

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莊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

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凡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弃伐其善悠悠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莫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

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莊之美行布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何良俊曰觀朱公叔之論崇厚似欲含光混俗志存悶悶者及其著絕交論與劉伯宗絕交書又何察察忿猶若此耶蔡中郎以為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及考公叔之平生刺姦疾邪又若不肯以身而受物之汶汶者則崇厚之作豈亦

其矯性之談歟蔡又云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余則以為孤不可以立訓乃録其崇厚著之篇

鄭康成鄭玄已見在袁冀州坐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為奔走之友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觀漢記曰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父奉司隸校尉劭少便篤學博覽多聞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應有慙色

符偉明在太學范曄後漢書曰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識先是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炫曜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廢　謝承後漢書曰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於李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歎美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祖修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陳寔為師友

張彥真去官歸鄉道逢友人共班草言曰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夫德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相抱而泣有一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司馬彪續漢書曰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祖放富平侯

范孟博以黨事繫獄詔遣中常侍王甫以次辯詰孟博

越次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問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動見排斥其意云何孟博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范曄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少厲清節舉孝廉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望後以黨事誅

曹公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太祖武皇帝

以楊太尉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黄琬爲司空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僭號于壽春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公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纓緌縉紳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

輔相漢朝今横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侍中父宙泰山都尉　融家傳曰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曹公曹操已見既殺楊德祖張騭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父彪漢太尉修辟丞相府主簿少有才策爲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宫人戯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

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楊慮同里人少師慮為魏武從事中郎昔在劉表坐論陳元龍者其人也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並在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領荊州牧身長八尺姿貌溫偉與張儉等號為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學通古今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

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劉公幹辯敏無對文士傳曰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梁字曼山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野王令楨善文章尤工五言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典畧曰文帝為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魏武至尚方觀

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己自理跽而答

曰石出荊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之珍

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

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

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

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荊山之

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

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

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

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

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楨辭旨巧妙皆如是

徐景山為尚書郎魏志曰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數歲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時科禁酒景山私飲至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景山答言中聖人達白曹公公大怒由是得罪魏畧曰時鮮于度遼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後文帝幸武昌見景山問曰頗復中聖人否景山答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

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盧欽論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魚豢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太祖納晏母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謂之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曲合於曹爽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為尚書主選舉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所不解者九事一日

迎管公明共論(管輅別見)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賛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魏畧曰鄧颺字玄茂南陽人少得士名與李勝等為浮華友事發被斥後為侍中尚書許臧艾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曹操表為討逆將軍)謂虞仲翔(虞翻別見)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輔決録曰日磾字翁叔馬融

族孫獻帝時太傅與蔡邕楊賜堂溪典同校定石經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顧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都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

譚令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稱善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

國之餘得無戚乎晉書曰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以平吳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大有慙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劉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用為選部郎魏志曰劉曅字子揚淮南成德人為太祖謀臣少子陶字季治亦高才而薄行官平原太守王弼別傳曰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鄧玄茂鄧颺已見之徒稱為伊呂季治意陵青雲嘗語傅

休奕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夫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休奕以其言大慼不復詳難謂季治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會見卿窮後曹爽敗季治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玄少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會別見晉書曰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世語曰雄有節縣仕至護軍將軍鍾誅後茂伯收殮瑩葬晉文王名茂伯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世語曰王經字彥偉清河人

漢晉春秋曰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與卿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朝廷四方皆為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宜見重詳帝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文王　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令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令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

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鍾士季鍾會別見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魏氏春秋同異曰鍾繇嬖庶子會之母黙其夫人文帝命繇復馬鍾恚忿殮椒致喋帝乃止

劉尚書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髙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劉言為當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髙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好學讀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玷缺初鍾會鄧艾伐蜀或問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

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著崇讓論以矯之

裴叔道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晉諸公賛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鄧粲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石季倫問其曲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答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晉陽秋曰初訥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

進序陸機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衛叔寶少有名理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於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晉書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瓘太尉父恒黄門侍郎　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

王尼見司馬太傅越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

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王尼別見

卞望之在事公私肅然性不宏裕故為諸名士所少卞壼別傳曰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父粹太常卿壼少以貴正見稱歷尚書令蘇峻作逆率衆距戰父子俱死王難為鄧粲晉紀曰咸和中貴游子弟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卞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

阮遙集嘗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卞答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阮孚別傳曰阮仲容所幸姑家婢生子仲容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王敦犯順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以罪伏誅　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間己舉兵討之詔公卿於石頭見敦敦問戴若思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何如戴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虞預晉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

建康遭蘇峻之難王隱晉書曰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值中原亂招合流儁三千餘家結壘本縣遠近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　晉

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蔣山王師敗績宮室焚蕩溫太真議遷都豫章虞預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劉琨左司馬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累遷驃騎大將軍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遷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

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

溫太真嘗問郭文舉郭文已見曰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翟道淵隱于潯陽庾公庾亮已見臨江州時欽其風素嘗東帶躡屐造之庾禮甚恭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庾稱其能言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

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　潯陽記曰亮表薦湯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

瑯琊王鎮廣陵晉書曰瑯琊孝王名裒字道成　晉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瑯琊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

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瑯琊王妙選僚佐以阮遥集為長史帝語之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阮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委以戎旅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正以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

王長史好儀形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耶當時稱以為達王長史別傳曰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

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濛神氣清韶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王長史王濛已見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

從事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桓宣武征還劉尹真長已見出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汝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任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自北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

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桓温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心也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時以為名對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謝太傅嘗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

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起家安南司馬記室後彦伯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彦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彦伯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恵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謝太傅一生語未甞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説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

謝公謝安已見甞有所咨於桓石秀石秀黙然不答謝公甚怪之他日以語其從弟嗣嗣問之石秀曰此事非公所

諳吾又何言（桓石秀已見）

桓南郡（桓玄別見）問謝夫人（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太傅大兄奕之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太傅（謝安）在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釋慧皎高僧傳曰慧遠本姓賈）

雁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宏偉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後至潯陽見廬峯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殷仲文嘗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桓玄諮議叅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簒位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玄敗先投義軍遷侍中以罪伏誅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粮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自耕耳沈約宋書曰王

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廣晉驃騎將軍祖羡之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戴顒已見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長民後有異謀猶豫不能發因屏人語劉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有一毫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 劉穆之別見

劉毅諸葛長民與宋武帝同時起義並以事見誅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曾祖尊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驃騎參軍

宋武帝既正位語羣臣曰朕始望不至此衆人咸撰辭欲稱功德王太保率爾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

之不可去衆以為知言

高祖辟宗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少文答曰棲邱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湼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衡陽王義季語宗少文曰方欲屈先生以重禄宗答曰禄如腐草盛衰幾何

元嘉中京尹蕭摹之請建佛寺帝與何尚之羊玄保數

人議之尚之言渡江以來王庾諸公並稟志歸依則大教難得頓絶時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與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義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則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帝喜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始立

顧湘州顧覬之別見嘗在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彥先袁陽源謂湘州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湘州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陽源有慙色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及長善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遷左衛率及元劭簒逆淑諫見害

何尚之在選曰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

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劒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禄大夫卒年三十六謚憲子　南史曰莊韶令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虚也哉謝以與魯豫州送别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劒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别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悦當時以為知言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軌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

元凶簒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弑逆世祖入討劭伏誅以顔

延之為光禄大夫（沈約宋書曰顔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禄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絶當時吴國内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名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姓氏英賢録曰顔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録事）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名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為載懽南史曰褚炫字彦緒彦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齊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出補東陽太守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與王東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南史曰王彧字

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謐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

張征北為吳興南史曰張永字景雲吳郡吳人會稽太守張裕子也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歎供奉者了不及也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南史曰沈驎士字雲

楨吳興武康人祖英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驎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賔散言無所遺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忌日輒流涕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張景胤小名查南史曰張敷字景胤好亡年數歲便有感慕之色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中軍叅軍

父茂宗小名梨南史曰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晉瑯琊内史後仕宋終吳興太守宋文帝嘗戲之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張融已見）在下坐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歎以為佳

柳侍中（柳世隆已見）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良俊按裴昭明傳亦載此事未應二人同時並有斯語

江夏王鋒在南徐州與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王文和未詳江祏別見並相交欵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言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仲寶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者也南史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齊高帝第十二子也性方整五歲好學書十歲便能屬文出為南徐州刺史常忽忽不樂作修栢賦以見志

張寶積為湘州行事時蕭穎胄在江陵寶積乘腰輿詣之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横流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

頹胄深以為善南史曰寶積張稷第六弟也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頴冑用為相府諮議

釋僧鍾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梁釋慧皎高僧傳曰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出壽春譙郡公請講百論導公往聽之謂人曰後生可畏真不虛矣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勑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晩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道固曰何為聲聞耶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褚彥回少秉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聞彥回拜

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褚淵已見　南史曰褚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

世祖在東宮日嘗於玄圃宴集沈率數勸褚司徒酒南史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侍中文季以寬雅正直見知沈攸之反齊高帝用為太子右衛率司徒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數加淵酒沈率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

枌榆（譏司徒事二姓）

褚司徒甚重殷長史（南史曰殷叡陳郡人王奐壻也奐敗伏誅）嘗語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殷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固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

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僕射顗七世孫祖虎頭負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轉著作撰起居注）衛將軍王儉嘗問彥倫曰卿山中何所食彥倫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南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祖曇

首父僧綽偸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仕至中書監

文惠太子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嘗問周彥倫菜食何味最佳彥倫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周彥倫少往外氏臧車騎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宗敬微答府名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南史隱逸傳曰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涅人炳之孫也家居江陵性靜退不樂人間

齊世祖幸豫章王東田宴南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寛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諸王咸在獨不名武陵王南史曰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剛穎儁出工弈棊豫章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武陵至便躬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帝神色甚怪豫章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遂釋然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南齊書曰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劉士章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仕梁轉大司馬從事中郎時張思光周彥倫張融周顒並已見並有言工張音旨緩韻周辭致綺捷士章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何義方言不虛妄葢其天性梁書良吏傳曰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

能得

梁高祖遣王領軍杲聘何子季領軍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何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三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一詣闕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從事中郎孝緒少懷栖遁屏居人外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

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梁書曰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黄終于天監之末分為三品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有為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縶

何以異夫騏驥

王季文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右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兄子肅在北屢引魏人來侵疆埸南史曰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擅自殺之臺徵不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奐長子融融弟琛於都棄市琛弟肅東奔魏世祖嘗因侍坐從容問季文曰近有北信不季文歛容答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

王侍中王份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曽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徐孝穆徐陵別見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使卿復知寒暑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奐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秘書丞父奐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業來奔孝文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語林卷四

語林卷五

明 何良俊 撰

言語第二 下

蘓珍之小時隨父在邊甞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珍之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

北史曰蘓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荆州刺史曹芝署爲長流叅軍齊文襄引爲刑獄叅軍每加勞勉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年後

遇楊愔於路徵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北史曰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沈廢積年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閑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邱道廣許子將知而

不顧嵇生性惰鍾士季過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為然魏書曰盧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

劉獻之博覩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髙其行義不敢造門北史曰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博觀

衆籍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因以疾辭

魏佛助魏收小字已見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北齊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彦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

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當謂和士開言

士開當權文士皆輻湊其門也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李百藥齊

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畧能遍記後飲謔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

盧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官司徒記室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李諧別見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瑯琊王肅在南時好茗飲蓴羹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産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

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北人呼茗飲為酪奴

賈思伯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

杜之松在河中唐詩紀事曰杜之松貞觀中為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劉昫唐書曰王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為莫逆之交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皋時人號東皋子武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為墓誌

王世充平後唐書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頗涉經史尤好兵法開皇中拜儀同後僭位國號鄭建元開明蘊世長以漢南歸國高祖責其後服世長頓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唐書曰蘊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問何所言曰孝經云為國者不侮於鰥寡論語云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于獸門館讀書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

射與世充兄子弘烈鎮襄陽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

總章中高宗將幸凉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語侍臣曰五載一廵此蓋典禮朕欲幸凉州中外咸謂非宜何也衆未有對詳刑大夫來公敏曰陛下廵幸凉州式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義臣下竊有所疑伏以髙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名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賛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田游巖頻名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宫游巖先居宫側特令勿毁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

天后甞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叅軍為政寛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

魏元忠既復官因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羮爾劉昫唐書曰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為意累年不調後上封事髙宗歎異之累官侍中為宗楚客所誣貶務州尉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唐書曰盧鴻一字浩然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善擂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後一赴召至東都將還山賜隱居之服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韋昌容拜僕射韋環已見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為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宋祁唐書曰宗晉卿楚容弟其先南陽人兄弟並坐姦贓流嶺外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令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封氏聞見記曰凡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此為對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劉昫唐書曰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族孫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在中書引為太常博士開元中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同撰六典累年不就後轉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張說已見唐書曰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父直心高宗時司刑太常伯坐事流嶺南乾曜開元中官至黃門侍郎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

時兩加榮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張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藴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為最

玄宗嘗問吳筠道法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老子五千文其諸枝辭蔓說徒喪筆札耳劉昫唐書曰吳筠魯中儒士少通經善屬文性高潔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開元中南游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在剡與文士為詩酒之

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幷包文亦浩瀚 劉昫唐書曰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始興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玄宗在東宫舉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髙第遷右拾遺累官中書令

李揆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説揆曰若道門户門户自有所承官職遭遇爾令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唐書曰李揆字

端卿隴西成紀人秦府學士玄道玄孫秘書監戍裕之子聰敏好學善屬文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掌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深昧求賢之意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掌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絶一時平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初至金陵於府主李錡坐屢賛招隱寺之勝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

笑曰某所賞者踈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綠物

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聽也

李約已見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

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刺奴顧當孰勝

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 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

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

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

悉屏去獨隠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門下侍郎

憲宗嘗問趙相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趙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為之啟齒 劉昫唐書曰趙宗儒字秉文父驊秘書少監宗儒授校書郎貞元中遷給事中與崔損同拜平章事罷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

柳誠懸 柳公權已見 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答曰聞樂令人驕怠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日成耳 劉昫唐書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祖鍠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擢昇甲科授校書郎元和中為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名入翰林為學士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

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　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元真子凡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文宗喜經術　唐書曰文宗諱昂穆宗第二子寶歷二年敬宗遇害乙巳即位于宣政殿　唐詩紀事曰帝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每試進士多自出題所司進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古今令宮女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訓曰如意與卿為談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宰相李石因

言施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
劉昫唐書曰李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畧尤精吏術文宗自李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新進孤立石自戶部侍郎平章事　李肇國史補曰大歷已後專學者有施士匄春秋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粃滓菁華乃出　唐書曰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七歲能為文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同開成二年以戶部侍郎平章事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着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明宗不豫馮道已見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周祖請馮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謬語令為謬語人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王

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司馬光通鑑曰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

宋太祖從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開視唯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諭之曰卿為朕將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

宗善其對

太祖名見道士證隱王聖塗澠水燕談録曰鎮陽道士證隱博學多識道行清潔太祖北征時名見之隱年九十形氣不衰帝欲留居建隆觀隱曰帝都紛華非野人所宜處上訪以養生之術隱曰養生之術不過清心練氣耳帝王之道則異於此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軒轅帝堯享國延年率由此道帝甚嘉之

宋祖草昧思求異人詔田徵君詣公車會父喪不赴皇朝

類苑曰田徵君名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詔詣公車奔父喪不至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名赴闕詔書入門而卒田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勉進其道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終焉司馬溫公涑水紀聞

曰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知長洲縣太宗名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猶數忤權貴改翰林學士後落職知黃州致書徐常侍徐鉉已見質其去就徐答曰負鼎叩角顧廬窺巖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田遂決高蹈之計

真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

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魏泰東軒筆録曰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寖以貴顯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丁輒退縮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丁

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宗欣然嘉納東都事畧曰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蘓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比之韓柳其名大振真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户　東軒筆録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用即啟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

范文正　己見　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怳若自失王沂公筆録曰公諱曾字孝先青城人自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仁宗朝

為相封沂國公

范文正嘗問琴理於崔遵度崔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王君玉國老談苑曰遵度為太子諭德方正清素尤精於琴著琴箋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東都事畧曰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奏名第一章獻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偹唐書成拜翰林學士承吉謚景文　歐陽公歸田録曰宋郊與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當時稱為二宋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茲遠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道學名臣言行録曰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三十來遊于洛葬親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簿熙寧初中丞呂誨復薦補潁州團練推官稱疾不之官卒贈秘書省著作謚康節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

不危邵氏聞見録曰公不喜肩輿雖山行亦乘馬路險則杖策以行

程正叔吕氏童蒙訓曰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不中不復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温公同薦遂名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貶涪州元符還洛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謚伊川先生語其兄明道曰道學名臣言行録曰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氣秀異異於常兒踰冠舉進士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卒官宗正寺丞學者稱為明道先生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吕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王荆公謂吕晦叔吕公著已見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

諫疑太犯分晦叔曰有貴戚之卿邵氏聞見録曰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小

憇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黄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閲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髙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公尤愛重之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荆公時為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贓敗劉侍讀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臾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荅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

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鄗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劉原父行狀曰公諱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内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

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

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説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保國稱善陶朱新録元祐黨人碑有宋保國名姓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捫虱新話曰公嘗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為怨咨蓋實録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

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
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
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
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蘇長公自黄移汝道出金陵見介甫甚款長公曰某欲
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長公辯前日事長公曰某所言
天下事介甫色定長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
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東南數起大

獄公獨無一言乎介甫舉兩指示長公曰二事皆惠卿
啟之某在外安敢言長公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
上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豈得以常禮自
處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葢介甫畏惠卿恐長公泄之也介甫又語長公人須是
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乃可長公曰今
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楊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楊並不詳

答直云佛法實亦有助吾教既歸人言聖主難遇次公平日所學如此今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辯吾懼度作導師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為子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吕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東都事畧曰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安石去位薦為叅知政事

劉道原劉恕已見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嘗曰人如居

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何得齎以自隨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即佛印）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朱彧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東都事畧曰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辯稱官至觀文殿學士）

馮當世晩年好佛（東都事畧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初儁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

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文簡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東坡與劉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魏泰東軒筆録曰劉攽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譃玩亦屢以犯人

蘓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時

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李公擇云余嘗雪中過范堯夫已見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説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説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東都事畧曰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幼力學舉進士調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為攤飯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劉恕已見欲脩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為之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徐度却掃編曰劉義仲字壯輿劉道原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

劉壯輿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脩五代史而不脩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

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元祐中北敵使劉霄入賀蘓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蘓長公云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

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蘇長公云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

文潞公帥長安五朝名臣言行錄曰文彦博字寛夫汾州人位至丞相封潞國忠烈公　趙萊公録曰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縉紳間說文彦博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名來面詢之明日召至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自殿中侍御史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見石才叔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愛玩不已令子弟

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盛稱公臨本爲真才叔不出一語以辯笑啟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王明清玉照新志曰石蒼舒字才叔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

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

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宋史曰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於程頤

岳武穆嘗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武穆答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此其受大而不茍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章穎南渡十將傳曰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虞雍公既却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時張忠定燾及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坐相與勞問畢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警報沓至亮懲前衂將

改圖瓜洲坐上皆恐棄四顧久之酌巵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叅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咸名方新士卒相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雍公受之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雍公竟如鎮江

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致厯柄

金國與西夏議和翰林待制馮延登為使時李獻甫以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

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金史曰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為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累官鎮南節度副使

中統初許魯齋應召赴都曰元史曰許衡字平仲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稍長嗜學如饑渴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伊洛程氏之書益大有得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道謁劉靜脩先生靜脩言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許答

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至元中徵靜脩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及名為翰林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元史曰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及得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甞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

元憲宗時以蒙克薩勒為斷事官之長其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既拜命出帳殿外敵纛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蒙克薩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

官諸公其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皆默然有夏人果斡居下坐進曰夫扎爾古齊之道猶守之封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蒙克薩勒聞之即起入帳内衆不知所為皆咎果斡失言既入乃為帝言之帝名果斡命之步曰是可用之才也果斡由是知名元史曰蒙克薩勒察罕扎拉爾氏祖綽鄂父諾海並事烈祖蒙克薩勒事睿宗恭謹過其父憲宗在藩邸深知之

胡汲仲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賸以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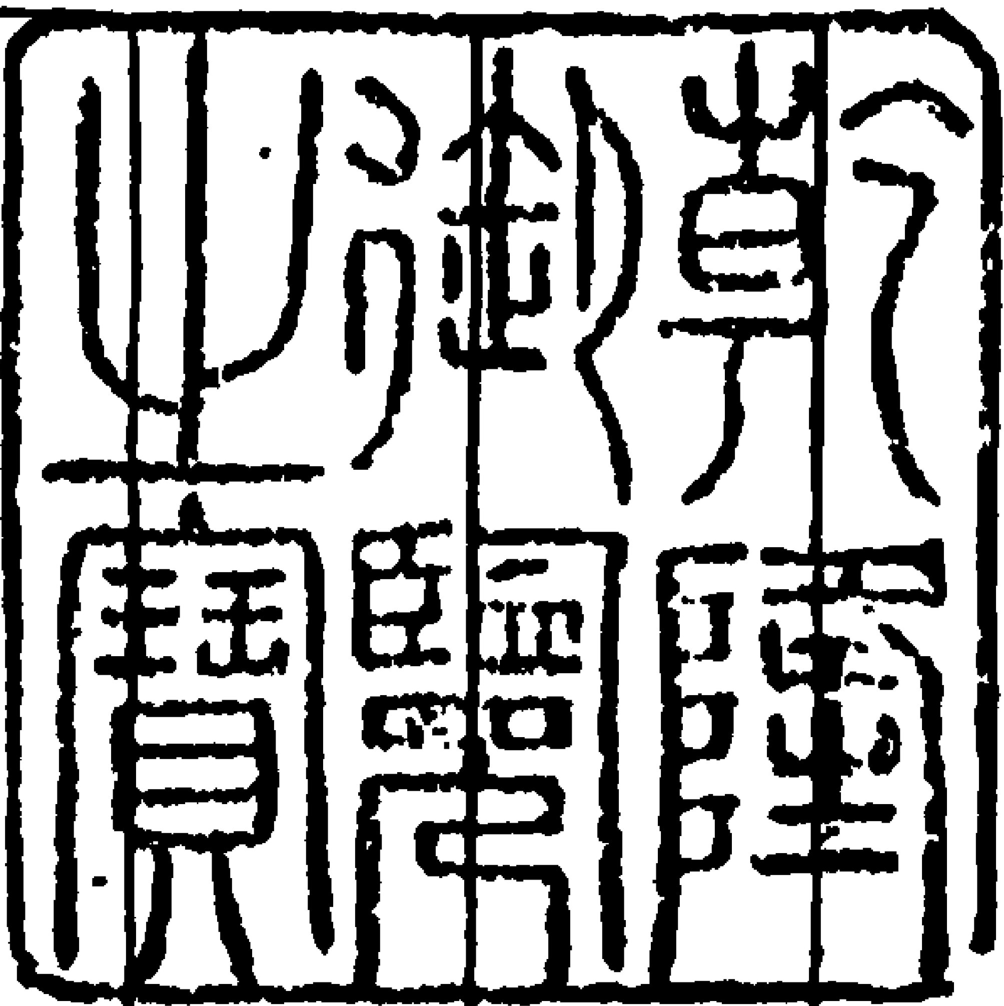
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吴定翁嘗言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元史曰吴定翁字仲谷臨川人其先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辟薦相望而終不起程鉅夫貽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

富珠哩翀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為

最優𡎺對曰釋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儒為賤耶𡎺對曰黄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説元史曰富珠哩𡎺字子翚其先隆安人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學者仰為表儀論者謂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𡎺而已

至正中徵處士杜本張瑾為翰林待制或議以為擢用太峻左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而朝廷有求於隱士當時以為名言


乾隆御覽之寶

語林卷五